

邻居阳了

□南京 吴晓平

噢哟一声,老妻惊叫道:三楼邻居阳了!

前几天参加朋友一个开业典礼,朋友看我饭不吃就要走,好生过意不去,非要送我这,送我那。我说我家就老两口,平时也吃不下什么,你送我那些都没用。推搡间,忽见街对过一家药房正排着长队,我就开玩笑说,这会儿药最时髦,你要送我一盒抗原试剂或者退烧药,那我还能笑纳!哪晓得一句玩笑话,朋友还当真了,说“我家还真有你要的这两样东西,回家我就快递给你寄去!”

次日上午,坐家里百无聊赖,原定大学同学毕业40年的中午聚餐,已经取消,该如何打发一天漫长的日子呢?忽然想到三楼邻居大伟,70多岁的孤老头儿,每到周末,就会带几个老同学在家聚餐,有时缺腿子,我们也去凑数。我便对老妻说,你微他试试,假如缺腿子,我俩去玩!

自从搬进新居,一个单元电梯上下,门挨门的邻居几乎都不认识。大伟说起来还是我的同行,若干年前我们工作中曾碰见过,应该也算朋友了。可惜他退休早,就住在我楼下,这许多年居然不知道。还是热心老妻平时喜欢和人交往,不知何时认识了他的妻子,又后来

我们才知道,居然是邻居。虽是邻居,平时少走动,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,我们以为他一个孤老头子,一定会去和女儿过。孰料这老先生也是犟,平时爱干净,喜清静,坚持一人独居。疫情三年,物业在各单元建了业主群,老妻在群,所以和他微信联络方便。不一会儿,他回话,说感冒了,前天到同学那里玩,宾馆里游了一把泳,受凉了,昨晚发一夜烧。我说,噢哟,你别忘了新冠吧?朋友刚送我抗原试剂到了,给你测测!没想到,一语成讖,刚才一测,果然阳了,还发了个图片给我,两道杠!

大伟素质真高,即刻便在邻里群里发布消息,说他阳了,这几天非必要不出门,出门也戴N95口罩,不坐电梯,给大家添麻烦了云云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平时寂静的群里忽然热闹起来,有群友安慰他,还有人要送菜、送馄饨给他。一墙之隔的年轻邻居告诉他,他们夫妻俩都是医生,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敲门,立即帮他解决。又有邻居留言,说他(或她)家备有板蓝根,刚才已经将板蓝根挂他门把手上了,叫他自己出门拿……一时间问候与关心齐飞,真情共温暖一色,老妻捧着手机,一条条读给我听,激动得语无伦次。是啊,想想我们在这儿居

住十多年,平时见面都不认识,甚至连招呼都不打,在这非常时期,显示出人心和素质来了。

其实本单元最忙的还是老妻,她说大伟一人在家可怜,直接微信他,一会儿问他晚饭吃了什么?一会儿问女儿有没有过来?我说你没听大伟嗓音嘶哑,这会儿正烧得难受,你老这么骚扰他,吃消吃不消?

那天,天气预报,气温零下3度。一大早,老妻就醒了,捧着手机,点点戳戳的不知忙什么。我说,天寒地冻的,你好好的热被窝不睡,发什么神经?她说,大伟昨晚发一夜烧,身边没个人,我还是不放心!我一愣,支起身说,这回你是对的,应该打个电话问问,看他这一夜有没有熬过来,还需要什么?快打!

老妻电话过去,就听大伟嘶哑着声音说,烧了一夜,这会儿退下来,38.5度了,感觉嘴里特别没味儿。老妻忙说,中午我给你烧条鱼,鳊鱼,红烧,红烧有味儿,好不好?可怜大伟这会儿也不客气了,弱弱说声,好!老妻立刻丢下手机,掀开被子就往外跑。我说,啊哟喂,还早哩,你急什么?

老妻一头劲,说,你不懂,早市的鱼新鲜,去迟就没有了!

以下咽,淡了容易变质。为了萝卜更好吃,爷爷会把盐放锅里炒一下,再放一点花椒,加少许干辣椒和姜丝,等盐晾凉后,把盐均匀地撒在萝卜丝上。再用手不断搅拌,确保每根萝卜丝都沾上盐。

最后,将萝卜条放入无水的坛子里装好,加水封坛隔绝空气,存放在阴凉的角落。二十天后,清脆爽口的萝卜丝就做好了。新腌好的萝卜丝清脆爽口,咸香适宜,是白粥最好的伴侣,吃起来齿齿留香。

现在每到冬天,看见街摊上的萝卜,我就能想到小时候那些关于萝卜的往事。时光不再,但记忆中的萝卜,一直在我的心里被珍藏着。

萝卜往事

□湖北武汉 闫文

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坐在桌旁看书,看到有诗云:“茅柴酒与人情好,萝卜羹和野味长。”突然想到了那些关于萝卜的趣事。

每当冬天来临,那一根根萝卜,仿佛是天埋在地里的彩蛋。小时候,我和爷爷一起去地里比赛拔萝卜。他挑选的萝卜总会比我的大一圈,以至于我常常觉得爷爷是提前到地里做好了标记。我很不服气,便在爷爷埋头拔萝卜时偷偷把他的大萝卜和自己的小萝卜对调,然后得意地宣布自己赢了,爷爷每次只是温和地笑笑。

再长大一点,拔萝卜的游戏变成了爷爷看着我拔,待萝卜装了满满一篮子,我和爷爷便用扁担抬着走。每次出发前我都把篮子放在

扁担正中间,可到家时篮子永远离爷爷那头很近很近。

对于我来说,和爷爷一起做腌萝卜才是快乐的事情。通常是爷爷负责处理叶子和根须,我负责洗萝卜,等我洗完所有萝卜,爷爷的萝卜叶子也切完剁碎了,成了家里那群鸡的美食。有时候爷爷怕我无聊,还会给我讲一些奇闻趣事,每次我都会全神贯注去听。

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,爷爷会先把萝卜切片再切成条,所有萝卜切完在桌子上能堆成一座小山。把萝卜条放在大簸箕里摊平,拿到空旷的地方晾晒。若是天气好,用不了两天,萝卜条就会变成细细的萝卜丝,懒散地躺在那里。

腌萝卜可是技术活,咸了会难

寒夜读《湖心亭看雪》

□重庆 周丁力

在3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,大雪纷飞,已届老年的明代著名文学家张岱不在家中避寒,偏要去西湖“湖心亭”看雪。归来时,写下了一篇十分聪明、十分强劲、十分脍炙人口,且名满天下的妙文——《湖心亭看雪》。他用一种卓尔不群的行动和一支奇妙的笔,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冬夜。

“崇祯五年十二月,余往西湖。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,余拏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”不在屋里拥炉把酒、读书、听曲、闲话,或者高卧,偏要去看雪,而且是在湖心,真是奇人奇行。

接下来的数语写景叙事就更令人赞叹了: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,有两人铺毡对坐,一童子

烧酒炉正沸。见余,大喜曰: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!’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。问其姓氏,是金陵人,客此。及下船,舟子喃喃曰:‘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’。”

短文读罢,稍稍凝视,心意暖和,我窗外的寒冷仿佛远离了,凝视远望,我也仿佛追随张岱去了一回隆冬的夜西湖,且登上了湖心亭。那时,天地间雾气浮动,天与云、山与水“唯徐茫茫”,浑然一片白色。西湖中那道著名的长堤不过是一道隐隐的痕。湖心亭不过是一个小点、供人乘坐的小船不过是一颗芥子,船上的人就更小了,微粒而已。无边的浩大与点滴的渺小,一副滚热的心肠与漫天的严寒,在此相互对照,相互呼应,令我的想象时而大至无边,时而具体而微。在这种奇妙的转换之中,顷刻之间豁然开阔,又在顷刻间双目

凝神,并点头会心。不由得感叹:不在非常时刻去非常之处,何以获得如此的视觉感受和心怀的激荡呢?

文章末尾处,为张岱划船的船夫说的两句话颇有意思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突然想起一句古人的话:“天下不知之,则倏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”。不由得自问:从古至今,这样的高人、奇士,被时光之水淹没、不为人知的还有多少?

追随他的文字去拜访了一回雪夜的西湖湖心亭,仍然能感受到张岱那种在“天地之间独往来”的生命律动;仍然能听见,他通过文字传递出来的强健而有力的心跳。莫道冬夜寂寂,这个以西湖湖心亭为圆心的冬夜,因一位老者的奇行,因一颗伟大心灵的孕育,因一位文章圣手的书写而固定在一个冬天里,令人心生向往。

羞涩

□南京 王慧琪

突然间想到了“羞涩”这个词,只因脑子里倏忽闪过两张早已逝去的面孔,和有关他们的一些事——

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左右,在一个纺织厂里做机修工。工作时间是“三班倒”,劳动强度很大。车间里机声隆隆,开始几个月,每天回到家,耳朵总是轰轰的,家里人讲话也不太听得清。那段时间我已迷上了写诗,下了夜班回去不肯睡觉,趴在桌子上吭哧吭哧地写。厂里有好几个像我这样喜欢写诗的年轻人,工会和共青团隔个月就会组织一场赛诗会,让我们上台朗诵自己的诗。我常常是穿一身满是油污的工装,随身带的六寸小扳手有时就插在上衣口袋里,噤噤地爬上台去。渐渐地我们这批写诗的在全市范围内也有了点小名气,市里面的工人文化宫把相关企业有同样爱好的年轻人弄在一块碰头,交流写作体会,还把我们的诗稿拿去登在他们油印的活动小报上。这样的情形下,认识了一位姓卞的老师。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,年纪三十岁上下。每次活动见到我们,他总是笑眯眯的,话不多。除了同我们这批爱好文学经常写诗的工人接触,他还负责和爱好唱歌、跳舞的另一拨年轻人打交道。我记得有好几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:只要有年轻女性在场,卞老师讲话什么的,就显得有点不自在,脸会突然红起来。当时卞老师还是单身,据说他后来一直就单身。他的书法非常好,在部队时就开始练字了,受到过首长的表扬。他选择工人文化宫作为转业后的落脚单位,大约也是

认为这样的环境可以方便他更好地练书法。我是在若干年后偶遇到当时和我一块写诗的工友,说卞老师不到五十岁就患病去世了,而在书法界他却有很响的名声。

还想说说我的母亲。那时候她应当有七十岁了,我回故乡去看她。她个子生得矮小,人也较瘦。我曾有几次跟她玩,把她背到我的肩上,在家中的房间里兜圈子。我甚至以我女儿的口气叫她奶奶。她伏在我肩上轻声笑着,待放她下来,发现她脸上有孩子般的红云,一副很羞涩的样子。这样的情景出现过好几次。有一次是过年时一家人在一块吃年夜饭,我们几兄妹喝酒,她稍许喝点饮料。为了助兴,我们在晚宴接近尾声时玩起了一种“接词”游戏。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或成语,词尾的那个字,下一个人用作词头往下说。母亲词汇丰富,到她那儿绝不卡壳。几圈下来,我极佩服地夸奖她。母亲浅笑一笑,没喝酒的脸忽然便红了。还有一回她腿摔了,吊着牵引躺在床上休息,我们和她一起唱老歌。她年轻时会唱京剧,我们让她来一段,于是她就有板有眼地哼唱起了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,站立一旁的我们几个听了直叫好,她则有几分害羞地挥挥手说,多年不唱了,词也记不清了。

此刻,我体会着“羞涩”这个词,回味着记忆里那些美好的瞬间。我觉得着这样的情态实在是一幅让人陶醉的图画;或者说它更像一朵突然绽放又很快闭合的花,那份美妙真的可以在内心深处留存很久很久。

藏在饭菜里的爱

□吉林洮南 颜姝冰

得知妹妹今天放假回来,一大早,奶奶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去银行取点现金。

银行还没开门,先去奶奶家坐坐。一进屋,爷爷已经穿戴整齐要出门去早市。外面的天刚蒙蒙亮,前几天下的雪反复化冻,路面滑得很。我不放心,跟着爷爷出去了。

早市的树梢上还结着冰晶,路上的人稀稀落落的,显得分外冷清。偶尔有几个买菜的,也是拿了菜付了款,两步并作一步,匆匆走了。爷爷找到常去的摊位开始挑选,拿起来看看又放下,再翻找观摩一番后,放进袋子里;哈一哈冻红的双手,再继续挑选下一样。我有些冻得发抖,催着爷爷快点走。

回到家,爷爷奶奶就开始忙碌起来了,择菜、洗菜、切菜。我伸手去帮,被爷爷奶奶拒绝了:“你快去忙工作,别在这儿耽搁时间。”

等我回来,一进屋,香味已经钻进了鼻尖。厨房里,高压锅炖煮着牛肉,旁边的锅里还炖着鱼,还有已经备好的西红柿、菜花、豆角和卤味。爷爷奶奶站在那看着锅煮着时间,生怕出一点差错误了最佳时机。

“到点了,到点了,快炒菜,孩子要下车了!”奶奶喊道。

妹妹最念念不忘的就是爷爷做的木须柿子,而我最喜欢吃牛肉。

“啪。”不经意的一声,西红柿掉在了地上。爷爷熟练地捡起来放进嘴里,继续完成他的木须柿子。由于怕金森的缘故,爷爷已经很久不下厨了。可如今,他又开始拿起炒勺,只为了让孙女一饱口福。

“来,辣的放这边,没香菜的放这边,那道没加蒜,放在那,木须柿子有汤的放辣牛肉旁边,没汤的放这。”菜一道道端上桌。

为了区分我和妹妹的口味,他们将每道菜都准备了两份。这六道菜装了十二盘,准备了整整一天。原来,爷爷奶奶给我们的每顿饭菜,都是这样准备的啊!我开始惭愧起来,因为工作忙碌,我总是答应了过去吃饭,又临时爽约。奶奶每次都把饭菜打包好送去给我,我总是觉得多此一举。

一餐一饭,是老人们的依托,也是他们日日的念想。那些不曾言语的饭菜,热气腾腾的每一瞬间,都含着他们细水长流的爱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19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